

魏兰根，巨鹿下曲阳人也。父伯成，魏中山太守。兰根身長八尺，仪貌奇伟，泛览群书，诵《左氏传》、《周易》，机警有识悟。起家北海王国侍郎，历定州长流参军。丁母忧，居丧有孝称。将葬常山郡境，先有董卓祠，祠有柏树。兰根以卓凶逆无道，不应遗祠至今，乃伐柏以为郭材。人或劝之不伐，兰根尽取之，了无疑惧。遭父丧，庐于墓侧，负土成坟，忧毁殆于灭性。后为司空、司徒二府记室参军，转夏州平北府长史，入为司徒掾，出除本郡太守，并有当官之能。

正光末，尚书令李崇为本郡都督，率众讨茹茹，以兰根为长史。因说崇曰：“缘边诸镇，控摄长远。昔时初置，地广人稀，或征发中原强宗子弟，或国之肺腑，寄以爪牙。中年以来，有司乖实，号曰府户，役同厮养，官婚班齿，致失清流。而本宗旧类，各各荣显，顾瞻彼此，理当愤怒。更张琴瑟，今也其时，静境宁边，事之大者。宜改镇立州，分置郡县，凡是府户，悉免为民，入仕次叙，一准其旧，文武兼用，感恩并施。此计若行，国家庶无北顾之忧矣。”崇以秦闻，事寝不报。军还，除冠军将军，转司徒右长史，假节，行豫州事。

孝昌初，转岐州刺史。从行台萧宝寅讨破宛川，俘其民人为奴婢，以美女十人赏兰根。兰根辞曰：“此县界于强虏，皇威未接，无所适从，故成背叛。今当寒者衣之，饥者食之，奈何将充仆隶乎？”尽以归其父兄。部内麦多五穗，邻州田鼠为灾，犬牙不入岐境。属秦陇反叛，萧宝寅败于泾州，高平虏贼逼岐州，州城民逼囚兰根降贼。宝寅至雍州，收辑散亡，兵威复振，城民复斩贼刺史侯莫陈仲和，推兰根复任。朝廷以兰根得西土人心，加持节、假平西将军、都督泾岐东秦南岐四州军事，兼四州行台尚书。寻入拜光禄大夫。

孝昌末，河北流人南渡，以兰根兼尚书，使齐、济、二兖四州安抚，并置郡县。河间邢杲反于青、兖之间，杲，兰根之甥也，复诏兰根衔命慰劳。杲不下，仍随元天穆讨之。还，除太府卿，辞不拜。转安东将军、中书令。

庄帝之将诛尔朱荣也，兰根闻其计，遂密告尔朱世隆。荣死，兰根恐庄帝知之，忧惧不知所出。时应诏王道邕见信于庄帝，兰根乃托附之，求得在外立功。邕为启闻，乃以兰根为河北行台，于定州率募乡曲，欲防并陞。时尔朱荣将侯深自范阳趣中山，兰根与战，大败，走依渤海高乾。属乾兄弟举义，因在其中。高祖至，以兰根宿望，深礼遇之。中兴初，加车骑大将军、尚书右仆射。及高祖将入洛阳，遣兰根先至京师。时废立未决，令兰根观察魏前废帝。帝神采高明，兰根恐于后难测，遂与高乾兄弟及黄门崔鹞同心固请于高祖，言废帝本是胡贼所推，今若仍立，于理不允。高祖不得已，遂立武帝。废帝素有德业，而为兰根等构毁，深为时论所非。

太昌初，除仪同三司，寻加开府，封巨鹿县侯，邑七百户。启授兄子同达。兰根既预义勋，位居端揆，至是始叙复岐州勋，封永兴县侯，邑千户。高乾之死，兰根惧，去宅，避于寺。武帝大加谴责，兰根忧怖，乃移病解仆射。天平初，以病笃上表求还乡里。魏帝遣舍人石长宣就家劳问，犹以开府仪同，门施行马，归于本乡。二年卒，时年六十一。赠冀定殷三州军事、定州刺史、司徒公、侍中，谥曰文宣。兰根虽以功名自立，然善附会，出处之际，多以计数为先，是以不为清论所许。

长子相如，秘书郎中。以建义勋，寻加将军。袭父爵，迁安东将军、殷州别驾，入为侍御史。武定三年卒。次子敬仲。肃宗时，佐命功臣配享，而不及兰根。敬仲表诉，帝以诏命既行，难于追改，擢敬仲为祠部郎中。卒于章武太守。

兰根族弟明朗，颇涉经史，粗有文性。累迁大司马府法曹参军，兼尚书金部郎中。元颢入洛阳，明朗为南道行台郎中，为颢所擒。后弃颢逃还，除龙骧将军、中散大夫，赐爵巨鹿侯。永安末，兰根为河北行台，引明朗为左丞。及兰根中山之败，俱归高祖。中兴初，拜抚军将军，出为安德太守。后转卫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、定州大中正。武定初，为显祖谘议参军。出为平阳太守，为御史所劾，因被禁止。遇病卒。

明朗从弟愷，少抗直有才辩。魏末，辟开府行参军，稍迁尚书郎、齐州长史。天保中，聘陈使副。迁青州

长史，固辞不就。杨愔以闻，显祖大怒，谓愔云：“何物汉子，我与官不肯就！明日将过，我自共语。”是时显祖已失德，朝廷皆为之惧，而愔情貌坦然。显祖切责之，仍云：“死与长史孰优，任卿选一处。”愔答云：“能杀臣者是陛下，不受长史者是愚臣，伏听明诏。”显祖谓愔云：“何虑无人作官职，苦用此汉何为，放其还家，永不收采。”由是积年沉废。后遇杨愔于路，微自披陈。杨答曰：“发诏授官，咸由圣旨，非选曹所悉，公不劳见诉。”愔应声曰：“虽复零雨自天，终待云兴四岳。公岂得言不知？”杨欣然曰：“此言极为简要，更不须多语。”数日，除霍州刺史。在职有治方，为边民悦服。大宁中，卒于胶州刺史。

愔从子彦卿，魏大司农季景之子。武平中，兼通直散骑常侍，聘陈使副。

彦卿弟淡，学识有词藻。武平初，殿中御史，迁中书舍人，待诏文林馆。隋开皇中，太子舍人、著作郎。撰《后魏书》九十二卷，甚得史体，时称其善云。

崔鹞，字长孺，清河东武城人也。父休，魏七兵尚书，赠仆射。鹞状貌伟丽，善于容止，少有名望，为当时所知。初为魏世宗挽郎，释褐太学博士。永安中，坐事免归乡里。高祖于信都起义，鹞归焉。高祖见之，甚悦，以为谥议参军。寻除给事黄门侍郎，迁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。高祖入洛，议定废立。太仆綦俊盛称普泰王贤明，可以为社稷主。鹞曰：“若其明圣，自可待我高王，徐登九五。既为逆胡所立，何得犹作天子。若从俊言，王师何名义举？”由是中兴、普泰皆废，更立平阳王为帝。以建义功，封武城县公，邑一千四百户，进位车骑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，仍领黄门郎。

鹞居门下，特预义旗，颇自矜纵。寻以贪污为御史纠劾，因逃还乡里，遇赦始出。高祖以鹞本预义旗，复其黄门。天平初，为侍读，监典书。寻除徐州刺史，给广宗部曲三百、清河部曲千人。鹞性豪慢，宠妾冯氏，假其威刑，恣情取受，风政不立。初鹞为常侍，求人修起居注。或曰：“魏收可。”鹞曰：“收轻薄徒耳。”更引祖鸿勋为之。既居枢要，又以卢元明代收为中书郎，由是收衔之。及收聘梁，过徐州，鹞备刺史卤簿而送之，使人相闻魏曰：“勿怪仪卫多，稽古之力也。”收报曰：“白崔徐州，建义之勋，何稽古之有！”鹞自以门阀素高，特不平此言。收乘宿憾，故以挫之。罢州，除七兵尚书、清河邑中正。

赵郡李浑尝宴聚名辈，诗酒正欢哗，鹞后到，一坐无复谈话者。郑伯献叹曰：“身長八尺，面如刻画，警咳为洪钟响，胸中贮千卷书，使人那得不畏服！”

鹞每以籍地自矜，谓卢元明曰：“天下盛门，唯我与尔，博崔赵李，何事者哉！”崔暹闻而衔之。高祖葬后，鹞又窃言：“黄颌小儿堪当重任不？”暹外兄李慎以鹞言告暹。暹启世宗，绝鹞朝谒。鹞要拜道左，世宗发怒曰：“黄颌小儿，何足拜也！”于是锁鹞赴晋阳而讯之。鹞不伏，暹引邢子才为证，子才执无此言。鹞在禁，谓子才曰：“卿知我意属太丘不？”子才出告鹞子瞻云：“尊公意正应欲结婚于陈元康。”瞻有女，乃许妻元康子，求其父。元康为言之于世宗曰：“崔鹞名望素重，不可以私处言语便以杀之。”世宗曰：“若免其性命，犹当徙之遐裔。”元康曰：“鹞若在边，或将外叛。以英贤资寇敌，非所宜也。”世宗曰：“既有季珪之罪，还令输作可乎？”元康曰：“尝读《崔琰传》，追恨魏武不弘。鹞若在作所而殒，后世岂道公不杀也？”世宗曰：“然则奈何？”元康曰：“崔鹞合死，朝野莫不知之，公诚能以宽济猛，特轻其罚，则仁德弥著，天下归心。”乃舍之。鹞进谒奉谢，世宗犹怒曰：“我虽无堪，忝当大任，被卿名作黄颌小儿，金石可销，此言难灭！”

天保初，除侍中，监起居。以禅代之际，参掌仪礼，别封新丰县男，邑二百户，回授第九弟约。鹞一门婚嫁，皆是衣冠之美，吉凶仪范，为当时所称。娄太后为博陵王纳鹞妹为妃，敕中使曰：“好作法用，勿使崔家笑人。”婚夕，显祖举酒祝曰：“新妇宜男，孝顺富贵。”鹞奏曰：“孝顺出自臣门，富贵恩由陛下。”

五年，出为东兖州刺史，复携冯氏之部。鹞寻遇偏风，而冯氏骄纵，受纳狼藉，为御史所劾，与鹞俱召诣廷尉。寻有别敕，斩冯于都市。鹞以疾卒狱中，年六十一。

鹞历览群书，兼有词藻，自中兴立后，迄于武帝，诏诰表檄，多鹞所为。然率性豪侈，溺于财色，诸弟之间，不能尽雍穆之美，世论以此讥之。鹞素与魏收不协，收既专典国史，鹞恐被恶言，乃悦之曰：“昔有班固，今则魏子。”收笑而憾不释。子瞻嗣。

瞻字彦通，聪明强学，有文情，善容止，神采巍然，言不妄发。年十五，刺史高昂召署主簿，清河公岳辟开府西阁祭酒。崔暹为中尉，启除御史，以才望见收，非其好也。高祖入朝，还晋阳，被召与北海王晞陪从，俱

为诸子宾友。仍为相府中兵参军，转主簿。世宗崩，秘未发丧，显祖命瞻兼相府司马使邺。魏孝静帝以人日登云龙门，其父鹏侍宴，又敕瞻令近御坐，亦有应诏诗，问邢邵等曰：“此诗何如其父？”咸云：“鹏博雅弘丽，瞻气调清新，并诗人之冠。”宴罢，共嗟赏之，咸云：“今日之宴，并为崔瞻父子。”

天保初，兼并省吏部郎中。寻丁忧，起为司徒属。杨愔欲引瞻为中书侍郎。时卢思道直中书省，因问思道曰：“我此日多务，都不见崔瞻文藻，卿与其亲通，理当相悉。”思道答曰：“崔瞻文词之美，实有可称，但举世重其风流，所以才华见没。”愔云：“此言有理。”便奏用之。事既施行。愔又曰：“昔裴瓚晋世为中书郎，神情高迈，每于禁门出入，宿卫者肃然动容。崔生堂堂之貌，亦当无愧裴子。”

皇建元年，除给事黄门侍郎。与赵郡李概为莫逆之友。概将东还，瞻遗之书曰：“仗气使酒，我之常弊，诋诃指切，在卿尤甚。足下告归，吾于何闻过也？”瞻患气，兼性迟重，虽居二省，竟不堪敷奏。加征虏将军，除清河邑中正。肃宗践祚，皇太子就傅受业，诏除太子中庶子，征赴晋阳。敕专在东宫，调护讲读，及进退礼度，皆归委焉。太子纳妃斛律氏，敕瞻与鸿胪崔劼撰定婚礼仪注。仍面受别旨曰：“虽有旧事，恐未尽善，可好定此仪，以为后式。”

大宁元年，除卫尉少卿，寻兼散骑常侍，聘陈使主。瞻词韵温雅，南人大相钦服，乃言：“常侍前朝通好之日，何意不来？”其见重如此。还除太常少卿，加冠军将军，转尚书吏部郎中。因患急十余日。旧式，百日不上解官，吏部尚书尉瑾性褊急，以瞻举指舒缓，曹务繁剧，遂附驿奏闻，因而被代。瞻遂免归乡里。天统末，加骠骑大将军，就拜银青光禄大夫。武平三年卒，时年五十四。赠使持节、都督济州军事、大理卿、刺史，谥曰文。

瞻性简傲，以才地自矜，所与周旋，皆一时名望。在御史台，恒于宅中送食，备尽珍羞，别室独餐，处之自若。有一河东人士姓裴，亦为御史，伺瞻食，便往造焉。瞻不与交言，又不命匕箸。裴坐观瞻食罢而退。明日，裴自携匕箸，恣情饮啖。瞻方谓裴云：“我初不唤君食，亦不共君语，君遂能不拘小节。昔刘毅在京口，冒请鹅炙，岂亦异于是乎？君定名士。”于是每与之同食。

鹏昆季仲文，有学尚，魏高阳太守、清河内史。兴和中，为丞相掾。沙苑之败，仲文持马尾以渡河，波中乍没乍出。高祖望见曰：“崔掾也。”遽遣船赴接。既济，劳之曰：“卿为亲为君，不顾万死，可谓家之孝子，国之忠臣。”加中军将军。天保初，拜散骑常侍、光禄大夫。七年卒，年六十。子偃，武平中，历太子洗马、尚书郎。偃弟儵，学识有才思，风调甚高。武平中，琅琊王大司马中兵参军。参定五礼，待诏文林馆。隋仁寿中，卒于通直散骑常侍。叔仁，魏颍州刺史。子彦武，有识用，朝歌令。隋开皇初，魏州刺史。子侃，魏末兼通直常侍，聘梁使。子极，武平初太子仆，卒于武德郡守。子聿，魏东莞太守。子约，司空祭酒。

鹏族叔景凤，字鸾叔，鹏五世祖逞玄孙也。景凤涉学，以医术知名。魏尚药典御，天保中谯州刺史。景凤兄景哲，魏太中大夫、司徒长史。子国，字法峻，幼好学，泛览经传，多伎艺，尤工相术。天保初尚药典御，乾明拜高阳郡太守、太子家令，武平假仪同三司，卒于鸿胪卿。法峻以武平六年从驾在晋阳，尝语中书侍郎李德林云：“此日看高相王以下文武官人相表，俱尽其事，口不忍言。唯弟一人，更应富贵，当在他国，不在本朝，吾亦不及见也。”其精妙如此。

鹏族子肇师，魏尚书仆射亮之孙也。父士太，谏议大夫。肇师少时疏放，长遂变节，更成谨厚。涉猎经史，颇有文思。袭父爵乐陵男。释褐开府东阁祭酒，转司空外兵参军，迁大司马府记室参军。天平初，转通直侍郎，为尉劳青州使。至齐州界，为土贼崔迦叶等所虏，欲逼与同事。肇师执节不动，谕以祸福，贼遂舍之。乃巡慰青部而还。元象中，数以中舍人接梁使。武定中，复兼中正员郎，送梁使徐州。还，敕修起居注。寻兼通直散骑常侍，聘梁副使。转中书舍人。天保初，参定禅代礼仪，封襄城县男，仍兼中书侍郎。二年卒，时年四十九。

史臣曰：兰根早有名行，为时论所称；长孺才望之美，见重当世。并功参霸迹，位遇通显，与李元忠、卢文伟盖义旗之人物欤？魏之要幸附会，崔以门地骄很，虽有周公之美，犹以为累德，况未足喻其高下也。瞻词韵温雅，风神秀发，亦一时之领袖焉。

赞曰：崔、魏才望，见重霸初。名教之迹，其犹病诸。彦通尚志，家风有余。

